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五回 第七節

西南角上的二位姑娘，一見程士俊收隊，遂叫水手李二麻子趕緊開船回孟家寨去了。孟二爺由皮口袋中取出呼嘯一鳴，船也攏了岸，兩位俠客、一位義士、張茂龍、蕭銀龍，三老二少上了船，回奔孟家寨而去。勝爺叫道：「銀龍啊！雙龍山你們兩人也來得嗎？為你們兩人之事，二位姑娘也來到雙龍山，要叫賊人將姑娘衣服掙一把，咱們爺們這個筋斗怎麼栽？」銀龍低頭不語。姑娘的船先回了孟家寨，到了孟宅後花園後河坡擺岸，越牆而過，到了內宅東跨院，撬開後窗戶而入，丫環婆子已然在屋中等候。婆子們取笑問道：「二位姑娘上哪去了一趟啊？」姑娘說道：「老婆子少廢話。」內宅之事不提，單言勝三爺。爺兒五位回到孟家寨，已然紅日東升，船到河坡，金頭虎、黃三太、紅旗李煜，早在河坡眺望多時。黃三太迎上前去與勝爺等請安，金頭虎說道：「二位回來啦，手中也沒拿點什麼，傢伙也沒帶著，嫌壓的慌嗎？」賈明這一耍笑二龍，二龍也沒說什麼，心中異常氣忿，大伙進了後花園大門，過後宅到前院書房，淨面吃茶不必細表。擺上酒席，勝爺讓蠻子上座，大義士說道：「老哥哥在此，吾不能上座。勝三哥您太實誠啦，我跟他們擊掌，吾不能盜劍，吾也是不算；您跟他們擊掌，吾盜出劍來，他們也是反悔。吾看這乾賊人能徵慣戰，俱都躍躍欲試，英勇非常，終必武力對待。林士佩、程士俊、方成、韓殿魁，他等俱都是你我的硬對，非有三位來幫助咱弟兄不可，若來兩位也可成事。」勝爺問：「哪三位？」大義士道：「頭一位飛天玉虎蔣伯芳，第二位孟老二的大小子金龍，跟大腦袋鎮三山。黃三太他們小弟兄六位無用，杭州府有倆作莊買賣的王八羔子，如有人打杭州府經過，也自然前來。黃三太小弟兄六位，可去杭州兩大道，找著這三個人，在沿路之上，不但遇見他們三位，凡是鏢行人有本領的俱都約了來。」六位小英雄答應，吃完飯起身，張茂龍、蕭銀龍沒有兵刃，打開了兵器房，每人取了一口單刀，頭巾也沒有合式的，俱都絹帕繡頭。六位收拾齊畢，乘船出孟家寨。下了渡船，夠奔杭州大路，向北走出有三二里地，蕭銀龍叫道：「楊五爺！傻小子羅圈腿走的慢，他要是累了，他就不走啦。請人之事，至為緊急，只有兩天的工夫，別叫他誤了咱們五人之事。有他是五八，沒有他是四十，咱們哥倆出主意，將他落在後頭。每次咱們要單走，黃三哥打圓盤，今天我先告訴黃三哥。」銀龍遂低聲叫道：「三哥，這一回您別管，有賈明誤事，咱們將他落在後頭。」銀龍這一附耳低言，賈明早看見啦，遂向銀龍道：「你們打算什麼？背人沒有好話。」銀龍道：「賈五哥，您總多心，我哪裡敢背地談論您？非但不敢談論您，就連您的綽號我也不敢貿然說出啊。」傻小子賈明聽蕭銀龍說完，一邊走著一邊氣氣哼哼問道：「你又改我了，我來問你，甚麼叫綽號？為什麼你不敢招呼我的綽號呢？」楊香五這時正同賈明走了個並肩，他看傻小子這樣糊塗，不禁哧的一聲笑道：「你不知道什麼叫作綽號嗎？我來告訴你吧，就是你的外號金頭虎麼。他大概是因為你是老虎星，所以不敢貿然的稱叫，恐怕你這老虎星壓了他的運啊。」傻小子賈明一聽，更氣的了不得，將脖子一扭，沖天杵的小辮一挺，瞪著兩隻爛邊眼向楊香五罵道：「瘦小子，你也來啦。你們還有幾個？黃三哥，您給評評理吧。」

黃三太尚未答言，銀龍又笑著說道：「賈五哥你自己拿主意吧，倚賴別人作什麼？」傻小子賈明忙將頭一點，說道：「對啊！自己拿主意，為什麼賴靠別人呢？我把張茂龍張大哥拋開，我來問你，雙龍山竊探被獲遭擒，是誰救的你啊？」賈明這一問可把蕭銀龍給問住了。香五在旁邊卻又替他答道：「這個你不可不能生氣，那是人家未過門媳婦救的。不像你似的，到了被擒的時候禱告這個盼望那個來救命。」賈明沒等他說完，兜著他的臉就是一口唾沫，唾了楊香五滿面，順著腮幫子往下直流。楊香五奔過來就要打賈明，卻聽傻小子說道：「你總來替他說話，你圖了他多少錢？雙龍山救他的是他的媳婦嗎？我想若不是勝三大爺趕到，他們早就死在那裡嘍。他才說不要倚靠人，為什麼在雙龍山不自己大搖大擺的出來呢？」他們說著，李煜收住腳步給了事道：「得啦，五弟別鬧啦，趕緊走路吧。」賈明氣還沒消，走著道，嘴裡還是叨念，猛一抬頭，卻見他們五人都走老遠的了。金頭虎看了自己點頭暗道：「好啊小子們，打算拋我？我是跟定了你們啦。」想罷便連忙撒開哈叭羅圈腿追將下去。原來在賈明和楊香五吵嘴的時候，蕭銀龍向香五等扭了扭嘴，那個意思是讓他們眾人別答理他，大家趕緊往前走，料到賈明的腳程決定跟不上，那時他累了就不迫在後面了，省得在後面跟著打麻煩。這時銀龍在前緊走著，回頭向香五說道：「咱們不將他落在後面咱是別打住。」黃三太接言道：「別這麼辦，那就顯著不對了。依我咱們還等著他，同他商量商量，分開了走倒行。」香五說道：「三哥您老總是憐憫他，他這種人是成事不足，壞事有餘，哪回不是他跟著攪合？頂好您別言語，等他趕到，我再用話一擠兌他，他一氣就自己去了，然後咱們趕奔杭州大道。千萬別耽誤了這事，倘要歐陽大伯將劍盜出，那時節說僵了打起來，豈不壞了？」他們走著說著，猛見來到一個村鎮，三太說：「咱們大家進鎮找家茶鋪休息會，然後再說。」大眾見路東有處小茶鋪倒很潔淨，遂連貫走入，伙計急忙過來招待，立時泡好兩壺香濃的茶來。正然喝著茶，就聽外面傻小子嚷道：「好啊小子們！都跑哪裡去了？怎麼我找不著呢？」銀龍在座慢慢言道：「咱們大家可別說話啊，提防他聽見。」卻巧賈明見這裡有茶鋪，一陣陣噴出茶葉味來，他便探頭向裡一望，不料看見三太等五人在裡喝茶啦，傻小子更壞，連聲也不言語，一屁股就坐在蕭銀龍背後的一條凳子上，瞪著眼看著他們。楊香五裝沒看見，故意向銀龍說道：「我喝這個味還是真好。老兄弟，咱喝完趕緊走路。」銀龍道：「我不喝了，咱們走吧。」三太攔道：「咱們可喝完了，賈五弟還未喝呢。」賈爺氣哼哼說道：「我不算數，我也不喝。」楊香五沒等三太答言，便從兜裏掏出碎銀會了茶錢，大眾走出茶鋪，直奔大道走去。傻小子仍然跟在後面，銀龍回頭看了看，又低言向香五說道：「賈明在後面。」嚷道：「這會你們是談論誰？」

銀龍道：「我們正是論足下。」傻小子賈明說是：「足下就是我，不含糊哇。」蕭銀龍說：「賈五哥，您非拐棍走不了道。」賈明說道：「什麼叫拐棍呀？」銀龍說道：「我們哥五個，就是您拐棍。」賈明說道：「短命鬼，我活二十多歲啦，都是你們抱大的嗎？」銀龍道：「看前面是一條叉路，一條奔東北，一條奔西北。可單走一回？」楊香五笑道：「蕭賢弟，你別看他裝傻充愣，要了他命也不敢單走。」金頭虎氣哼哼說道：「你們真欺負人。你教我打那邊走？」蕭銀龍道：「您哪兒走？」賈明說道：「我打東北走。」銀龍說道：「我們向西北去。」金頭虎遂向東北走去，直回頭向西北看，淨等黃三太了事呢，無奈這回黃三太不理他。金頭虎這回可真生了氣啦，心中暗說：「連我黃三哥也看不起我啦。」賈明一生氣，直奔東北走去，再回頭一看，黃三太等已經沒有影兒啦。金頭虎伸手一摸兜裏，一文也沒有，自己言道：「忘了與我孟二大爺要盤費錢啦。」賈明心中著急，躺在樹林子裡就睡著啦。睡醒一覺，睜開眼又走，走了三里二里地，心中一悶，躺在樹林子裡再睡。

列位，人不許看不起人，他們五位請了一位來，傻英雄自己也請了一位來。

不言兩撥前去請人，單言孟家寨孟二爺等三位老者吃完了飯，歐陽爺叫道：「孟老二！你還不叫您老伴來陪我喝杯茶麼？」勝三爺道：「你這一輩子沒有斷了耍笑。」歐陽爺找了一個清雅地方養神睡覺，睡了一覺，起身來，喝茶吃點心，來到書房，叫道：「勝三哥！雙龍山賊人他們准知道我三更來天去，我學一個小毛賊做事，帶著太陽我就去，掌燈時候我就到了那裡，他們絕不能尋思我去的那麼早。」孟二爺說道：「你真夠奸。」「可有一宗，勝三哥，至三更天，你老人家可得給我打接應，盜出劍來也得打，盜不出劍來也得打。」勝爺叫道：「兄弟！你可保重些。為愚兄之事，賢弟如同老虎口內奪脆骨。」

大義士叫道：「老哥！」您就想著給我三更天打接應就行啦。

千萬可別聽孟老二之言，看看蠻子有多大本領。那麼一來，小弟就苦啦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你二位又玩笑，愚兄焉能誤事？」

蠻子叫道：「孟老二！給我預備船吧，要倆精明水手。」太陽有老高呢，蠻子就起身啦，勝三爺叫道：「歐陽賢弟！千萬保重。」歐陽爺上了船，水手搖動花檣向東而去。蠻子與水手耍笑，叫道：「水手！水有多深啊？」水手說道：「深的三四丈，淺的一丈來深。」蠻子說道：「這個船翻不了個兒？」水手說道：「大爺，您別說不吉祥的話。」說話之間六七里地到了雙龍山山環，未等攏岸搭跳，歐陽爺向下一縱，上了山坡，無論多少人都怕啦。蠻子叫道：「水手！我幹什麼去，你二位也知道。倘若我盜出

東西來，群賊追我，我找不著船的時候，我就喊：『神仙何在？』你們就答應說：『吾神來也！』我好順著聲音找船。」兩個水手一路之上，笑的肚子疼。歐陽爺踉蹌壁山崖，順著山坡向北一看，東北角有一個山環，山環內有兩個人探頭縮腦。一個青短靠，背後背刀，面似瓦灰；一個灰短靠，煞白的臉面，背後背刀。二人在那裡指手畫腳，向西點指歐陽爺，歐陽爺答話：「不錯呀，我就來了一位。」這兩人遂轉身奔山裡而去。大義士進山環，這二人蹤影皆無，大義士自言道：「明明是兩個人，我見了鬼啦？」頭一次張茂龍與蕭銀龍進山，就被這二人看見的。山環裡有地窖子，窖子東西寬六尺，南北長一丈，上頭蓋著一張席，七尺寬，一丈二長，東西南穿著四根竹桿，席上面用糯米飯湯合土，俱都抹得與當地土色一樣。二人掀席進去，將席蓋好，由南面倒上台階下去。蠻子夜行眼，一看地窖子中有燈光，由席縫邊露出一點亮兒，蠻子將蓋兒一掀：「哎呀，二位多辛苦啦！」一丈來深，十餘層台階，二嘍卒亮刀，蠻子不走台階，向下一跳，輕輕落在地窖中，這個嘍卒剛亮出半截刀來，那個嘍卒剛一摸刀把，俱被蠻子用點穴法點住。將兩個嘍卒俱都捆上，一掌破了穴，這兩個嘍卒道：「大爺，我們是查山的，您饒我們命吧。」歐陽爺說道：「饒命不難，你們怎樣與聚義廳通達消息？」兩個嘍卒說道：「大牆西南面有一根鐵線通聚義廳，聚義廳有鈴鐺，來一位拉一下，來兩位拉兩下。」蠻子說道：「在西南角上果有鐵線，回來饒爾等不死；要沒有鐵線，一刀一個。」語畢，蠻子上台階要出地窖子，兩個嘍卒心中暗說：「你一走，我二人向一塊湊合，用牙解繩。」二人方一尋思，蠻子回頭道：「不行不行，我走了你們兩人到一塊就用牙解繩。吾將你二人分了家吧，地窖子上邊來一位吧。」用手提起一個嘍卒放在地窖子外。蠻子方要走，這二人心中思索：「你走了我們喊叫，自有尋山寨主救我們。」大義士道：「不行不行，我走了你們大聲叫喚，叫尋山寨主解救你們，你們就跑了。吾用東西塞上你們的嘴。」兩個嘍卒心中暗罵：「這小子真損透啦，拿著我們兩個人開玩笑，你隨便吧。」大義士撕了兩個嘍卒的衣裳，將口俱都堵住，說道：「這回萬無一失了。」大義士遂向西南角上走去，來到切近一看，果然牆根下有一個銅錢下垂，用磚砌著，裡面藏著一根鐵線。大義士遂拉響鈴驚群賊，智盜雙鋒劍。大義士向眼上一伸手，正當中有一個方孔，有核桃粗一個皮繩套，大義士自語說道：「哎呀，還給我預備皮套哪。」一拉嗡嗡直響。

此時天到掌燈的時候，聚義廳群賊正飲酒呢，老道說：「今天咱，們兩個酒慢慢地喝，今天晚晌，聽響鈴為號。」老道正說著話，就聽鈴嘩啦啦一陣響，老道說：「蠻子真壞，來得真早。」又聽嘩啦一聲，老道說道：「來了還是兩位。」響鈴聲不斷，有數錢快的直數：「二個、四個、八個，一百零四個人啦！」大義士嘩啦啦不住氣拉響鈴線，直數到三百餘響，便數不過來啦，蠻子拉的工夫太大啦，直把走線拉折啦。群賊一陣大亂，說道：「保鏢的來了三四百位！」林士佩與老道乃是有經歷之人，說道：「眾位別鬧，昨天蠻子、勝英、孟鏗三更多天才走的，今天定更來天，就來三四百位？勝英決不能請得那麼快，這恐怕是蠻子鬧鬼呢。派人探一探看守走線響鈴的。」

且說大義士拉折了走線，鹿伏鶴行，來到聚義廳後，隱住身軀，聽賊人議論。有說派人查走線響鈴的，有說蠻子在蕭金台盜燈，門窗戶壁未動就盜走了，劍在仙人洞放著不牢穩，寨主帶在身上最好。寨主帶在身上，蠻子不能打身上搶劍。程士俊深以此說為然，去往仙人洞取劍。程士俊說道：「哪位弟兄辛苦一趟？」蠻子心中暗說：「王八羔子，單我來盜劍你們取劍？這個取劍的如同打魚的香餌，大概愚弄我呢。咱倆癩拐李，把眼擠，我叫賊魔，我是當不上。」老道說道：「我薦舉一人取劍，萬無一失。」程士俊問道：「道友薦舉何人？」老道說道：「非老寨主韓殿魁不可。」韓殿魁站起身來，慨然應允，握寶刀說道：「我取寶劍，蠻子不能奈我何。」出了聚義廳，不打燈籠，韓殿魁來到東院，再向東二道院，每道院俱都是一對掛燈。蠻子在房上墜下了韓殿魁，比及韓殿魁到東三道院，可就沒有燈籠啦。韓殿魁自言自語：「眼前就到仙人洞，我要取寶劍啦。」蠻子在西邊房上一看，地下鋪著串地錦，當中三尺來寬的空地，串地錦顏色與地皮色一樣。蠻子心中暗說：「由西往東南拐過月亮門，就是三寸寬的道兒，我要下去就得掉在串地錦裡。你不用念山音，不上你的當。」韓殿魁又向南拐到月亮門，叫道：「嘍卒們！留神小心。」月亮門外有四個嘍卒專管繃腿繩，嘍卒問道：「老寨主你幹什麼去？」韓殿奎說：「我取寶劍去。」

嘍卒道：「當真嗎？」韓殿奎說：「我要不取寶劍我不姓韓。」

蠻子暗道：「你取寶劍罵哪家子事？你是跟我罵街呢？」韓殿奎往南去，穿過五七道寨子，看見高聳大牆，五十名削刀手把守南邊的柵欄門，每人一口雙手帶。為首一家寨主對韓殿奎問道：「韓叔父何往？」韓殿奎答道：「仙人洞取寶劍去。」那家寨主說：「是真取寶劍嗎？」韓殿奎道：「韓某焉能說謊？」

那家寨主又說道：「韓叔父多加小心。」韓殿奎說道：「蠻子豈能奈我何？賢姪你把守寨門千萬留神小心。」「蠻子不打這裡過，是他造化；他若打這裡走，青銅雙錘，砸他肉泥爛醬。」

歐陽爺觀看此人，青臉膛兒，緣紫色壯帽，紫綢綢的大衣，絳紫色的短靠，一臉的怪肉橫生，凶似瘟神。蠻子心中想道：「我有心殺了他，恐怕誤了我取劍。」蠻子越過了寨子牆，相隔南面柵欄門，也就在十餘丈遠。出了寨子牆，又跟在韓殿奎的後面，走出去不甚遠，韓殿奎打著火折，夠奔山嶺，用火折子照著路兒走上山嶺的羊腸小道。蠻子心中暗道：「老忘八羔子，你走黑道得提著燈籠，打著火折子，我是夜能視物；你也就是七八百里地的腳程，我是一千里地的腳程。」韓殿奎來到山嶺之上，由山嶺向東，走了也就在半里來地，在山嶺的正東，有一道石樑，有十餘丈寬，往東看不出多遠去，韓殿奎走至石樑近前，用手往前一指，自言自語地說道：「來此已是仙人洞。」歐陽爺一看他手指之處，有三兩丈高的一塊平石，有五六尺寬、平石的上面鑿著三個大字，上寫「仙人洞」。又見平石南面有茶碗大小的一個八角疙疸。韓殿奎來到平石前，用力一擰那個八角疙疸，只聽「吱嘍嘍」直響，這疙疸裡面是螺絲，螺絲一轉，石板向上一起。蠻子心中說道：「此時不拿老王八羔子，等待何時？」蠻子緊走了幾步，一擦皮馬褂，由百寶囊中取出紅蓮花鎖。此物與別的暗器不同，此物是用銀絲鹿筋作的圈兒，共是三個，擒人的時候，量人的腦袋大小取用，頭大是用大圈，頭小的用小圈，中等的用中等的圈。蠻子將紅蓮鎖從腰中取出來，心中暗道：「十幾年不用這宗東西啦，今天要用。」將皮套兒套在手腕兒上，乘韓殿奎擰螺絲之時，蠻子由背後一抖手，就將皮套兒套在韓殿魁的脖項之上，蠻子向回一兜，韓殿魁這個樂兒可大啦，摔了個仰面朝天。韓殿魁一歪身，元寶形就躺在了塵埃。韓殿魁若是仰面躺下，他准知道若碰在山石上，就有性命之憂，故此他才歪著躺下。蠻子一拽絨繩鎖練，拉到近前，由韓殿魁背後一按繃簧，先將他的寶刀抽出來，往南面一扔，扔出五六丈遠去。復又用絨繩將韓殿魁四馬倒攢蹄捆好，可惜蓮花湖的老寨主，連手都沒遞，就被蠻子捆上啦。蠻子說道：「我問問你這老王八羔子，仙人洞是有寶劍啊，還是誑我進洞拿我呢？」韓殿魁一笑說道：「蠻子，你用什麼東西，將我拿住的？」蠻子道：「法寶。你快說吧，寶劍倒是在仙人洞沒有？」韓殿魁笑著說道：「知道我倒是知道，就是不告訴你。」蠻子說道：「好好好。」說著話，由南面兒將折鐵寶刀取回來，說道：「我拿刀刺你這個老王八羔子，我割你的耳朵，削你的鼻子，紮你的眼睛。」韓殿魁冷笑說道：「你家老寨主，豈是貪生畏死之人？任你所為吧。」蠻子一想：此時蓮花湖勢派最大，韓家戶大多了，叔姪弟兄八位，俱是有名的英雄，韓殿魁在綠林道中，也不算大惡，我要殺了他，必給我勝三哥結下仇恨。蠻子思索至此，笑道：「韓老寨主，寶劍也不是你的，也不是我的，是我勝三哥朋友的。老哥哥，你叫我取出寶劍，我還你折鐵刀，於你無傷，老哥哥咱倆結交一個朋友。」韓殿魁一笑說道：「硬的不行動軟的？你跟別人使去。寶劍在仙人洞不在仙人洞准知道，就是不告訴你。」蠻子說道：「你只要告訴兄弟寶劍所在，吾必還回你的寶刀。你要不說好辦，我脫了你的鞋襪，脫了你的中衣，我用刀刺你的屁股，我要給你上特別刑法。」韓殿魁顏色更變，心中暗想：「劍客和龔啞仙師與蠻子耍笑。蠻子偷著由背後掀開劍客大衣就搗屁股。他是說的出來就辦的出來。」蠻子一看韓殿魁怕這一手兒，心中暗說：「你怕這個我就拿這個嚇唬你。」說著就解他中衣。列位，南七省韓殿魁是有名的人物，若真叫蠻子給脫了自己的中衣，自己是死是活？說著話，當時就解韓殿魁的繃腿，韓殿魁長歎一聲，說道：「蠻子你不用如此，寶劍在仙人洞呢，洞裡邊地方很大，就怕你找不著。寶劍要不在仙人洞，我不姓韓。」蠻子說道：「吾解開你，吾揪著你的十字絆，你要跑我再捆你。」蠻子遂拿著刀將韓殿魁飛抓繩解開，韓殿魁站起身軀，蠻子左手持著韓殿魁背後十字絆，右手舉著寶刀，來到仙人洞近前。韓殿魁一擰螺絲，石板又起來四尺多高，人也進的去啦，蠻子說：「且慢，得仔

細看看。」蠻子一看，原來那塊石板是一個石門，當中有石門限，石門砌半尺深的槽兒，那石門下來的時候入槽。蠻子向裡一看，石洞裡頭北面鑽著喜鵲登枝，限南邊栽著一棵松樹，松樹上落著一個鷹，松樹下一個熊，俗名英雄鬥智。蠻子叫道：「韓老寨主，北面石上喜鵲登枝，南面是英雄鬥智。」韓殿魁一聽，打了一個冷戰：「無怪乎我輸與他，原來他夜能視物。」韓殿魁說道：「你跟著我進洞吧。」蠻子說：「不能，不能。到裡邊你一誑我，洞裡道路你知道底細，吾不知道底細，吾怕上了你的當。」韓殿魁說：「再不然我與你取劍去？」蠻子說：「取來寶劍你好剝我？等一等，我想想。吾罰你一個苦力，你往前走。」背後仍然揪十字絆，折鐵刀晃著，向南走又往西去，出去半里之遙，叫道：「韓老兄！你搬起這塊石頭來。」韓殿魁無法，只得將石頭搬到石門下，叫韓殿魁向石頭門限當中一放，蠻子說道：「這一回你就關不上石門了。」韓殿魁雖然罰苦力，暗中贊成：「蠻子真有點聰明。」用石頭將石門限墊好，仍然揪著韓殿魁，伏腰進了仙人洞。往南一拐，又往北去；連繞了三個彎兒，猶如三環套月。南面石牆中有斗大的一個石眼，可不知其深幾，韓殿魁一伸手，取出寶劍說道：「給你吧。」蠻子見綠鯊魚皮舊鞘，蠻子接過來一掂，叭噠一聲拋在就地，說道：「會水的別瞞水賊，寶劍是假的。先說頭一樣，不夠分量。」韓殿魁說：「你真高明，往前走吧。」又走了三個彎兒，又如三環套月的形式，北面石牆上也有斗大一孔，一伸手取出寶劍，說道：「看姓歐陽的你眼力如何？」歐陽爺接在手中一看說：「哎呀，真的！放了你吧。」歐陽天佐接過寶劍，是真的就把韓殿魁放了，心中暗說：「你出去我也出去，門口有一塊大石墊著石槽呢，我的腳程比你快，我能走在你前頭。」歐陽天佐這一放鬆了韓殿魁，韓殿魁應當往回跑，就見他並不回頭，仍按三環套月往前跑。蠻子一想：「他不回頭跑，必有把戲。」開腿就追。這一繞彎，臨到歐陽爺追到洞門之時，就見洞頂上有一天孔，距地有一丈來高，韓殿魁縱至天井上，一手抓住外邊的銅環子，再一探身出了仙人洞，洞外有一石帽，是螺絲口的，提起石帽就擰。蠻子向上一縱，托了一把，紋絲兒不動，翻身向回再跑。來到石門口，向外一鑽，才將腦袋鑽出去，石門已落，蠻子被獲遭擒，被石門夾住。蠻子將眼一閉，說道：「啊呀！傾了我了，害了我了，吾命休矣。」但是石門看看將蠻子的脖子夾住，石門再不向下落了，也不向上起了。歐陽爺睜眼一看，面前一位老者，白髮蒼蒼，左手捻銀髯，右手擰著石門的鋼螺絲，不向上起，不向下落。蠻子是夜行眼，一看此人，說道：「石俊山老王八羔子，有這麼鬧著玩的嗎？」石爺叫道：「十餘年沒捉住過你！老弟，你不是由背後揪鬍子，就伸手摳一把，捏一把；不論當著什麼朋友，不是偷小包袱，就是偷毒龍杖。今天你說好的不說？」蠻子說：「咱倆就在這兒耗時候吧。」

石爺說：「這可有拿手啦。」蠻子說：「甚麼拿手？」石爺說：「你非得起誓，從此永不與我玩笑，我就放了你。」蠻子說：「哎呀老哥哥，我不與你玩笑了，我再與你玩笑，我是王八羔子。」石俊山說：「不成。」東路鏢頭再看蠻子被石門夾得要火兒啦，遂說道：「你也有今日。」一擰螺絲，石門向上一起，蠻子由裡面縱出來，說道：「哎呀，你這個老王八羔子！我揪你的鬍子。」石爺一樂，叫道：「歐陽賢弟，你好大膽量！把你困在仙人洞，將上面石頭帽子擰下來，向裡一灌石灰，你縱有金鍾罩，也無濟於事。那老匹夫將石頭帽子擰上，便來落石門，被我一懷杖將他打一溜滾。因他尚非巨惡，未忍加害，況且也怕與勝三哥種仇，賢弟得出寶刀，急速回孟家寨，請代表說與勝三哥，劉雲已被我救走了，有安穩之地存身，絕無危險。歐陽賢弟，你得回寶刀，又得了一把寶刀，急流勇退，快回孟家寨吧。」歐陽蠻子說道：「不能，不能。程士俊說啦，盜出寶刀他獻與我老道師徒。」石爺叫道：「賢弟呀，危險哪！」

蠻子道：「哎呀老哥哥，我早有，準備，今天三更後，勝三哥與孟二俠前來接我。再加上你，咱們四個足可以對付群賊。你不知道吾會裝神鬧鬼？到了那個時候，吾就喊『天靈靈，地靈靈，山神土地何在？』你們就出頭應戰，那時吾就跑啦。你要不去，到那時吾就胡罵你個老王八羔子。」石爺說：「賢弟你可保重。」蠻子說：「料也無妨。」語畢，解開皮襖馬褂鈕子，鹿皮夾襖十字絆，將寶刀插在十字絆中，仍然扣上皮襖鈕，踩陡壁山崖下了山坡，輕車熟路，由北向南而來。

來到寨子切近，蠻子一看，雙鋼將吉興率領著五千名削刀手。皆因韓殿魁被蠻子捉住搶去折鐵刀，好容易逃回來，走進南寨門，吉興問道：「韓老寨主怎樣？」韓殿魁說：「不好，不好，咱爺們栽了跟頭啦，寶刀盜去，搶去吾的折鐵寶刀。吾欲將他困在石洞中，方要落石門，有一個白鬍子老者，一拐棍將我打了一溜滾。」吉興說道：「您且回聚義廳與吾寨主哥哥送信，吾將蠻子圍住，連老頭一齊拿。寨主哥哥如能前來，則更妙矣。」嘍卒打著燈籠火把，向北而來。歐陽爺由北而南，直迎將上去。歐陽爺一行走著，一行喊著：「哎呀！吾心驚肉跳，我往哪裡走哇？」方才走至切近，雙鋼將吉興將五十名嘍卒雁翅排開，叫道：「蠻子哪裡走！」蠻子說：「哎呀，吾轉了方向啦！將吾嚇糊塗啦，跑在隊裡來了。」手中折鐵寶刀亂晃。

吉興說道：「蠻子你要知時務，將寶刀放下，饒爾不死。」蠻子說道：「奇怪，奇怪，今天吾睡午覺偶得一夢，吾死在使雙鋼的手下，今果要應夢。我必然知時務，你饒了吾吧。吾嚇糊塗啦，誤入大隊，請寨主格外施恩，放了吾吧。寨主要不饒我的命，那就怨我命短。」雙鋼將吉興一看，蠻子是誠心耍嘴，舉起雙鋼照蠻子就砸，蠻子向旁一閃，雙鋼撤回，擰頭蓋頂又砸來。蠻子向旁邊一閃說道：「沒砸著。」就勢折鐵刀一裹手，刃朝外一抹雙鋼將的脖子，頭屍兩分。蠻子說：「哎呀，我沒死他死啦。」五十名嘍卒一看，有名的寨主一個照面頭屍兩分，拋下燈球火把就跑。蠻子在後面追趕說道：「哎呀，你們不要跑，吾是淨宰大賊不宰小賊。」歐陽爺要是真追真殺，這五十名嘍卒跑不了幾個，歐陽爺故意在後喊嚷，是所為叫嘍卒們自相踐踏。進了南寨柵欄門，歐陽爺放心前進，不怕消息埋伏，有五十名嘍卒引路，直追到聚義廳前。韓殿魁敗回聚義廳，已將仙人洞之事，告訴了程士俊與林士佩，大眾一聽，亮傢伙就要奔仙人洞。正在方要出廳之時，就有嘍卒們喊嚷：「了不得啦！吉寨主被殺了，蠻子追下來啦。」歐陽爺背後背寶劍，手晃搖著折鐵寶刀：「哎呀，不用追，吾決不失信，吾來啦，吾來啦。」

程士俊一看，蠻子晃晃悠悠，踏踏踢踢。蠻子對程士俊說道：「程寨主，你與我說的牙白口清，兩天兩夜盜去寶劍，將老道師徒獻於在下。今在期內將寶劍得回，程士俊你是有名的人物，你打算怎樣？你與我勝三哥擊的掌，你不能忘了吧？一天半夜盜出劍來啦，你將老道師徒獻給我，吾將寶劍仍然還你。」程士俊說：「吾與勝老者打賭，是你一人盜劍。要不然，吾家老寨主將石門一落，將你困死在仙人洞。那白鬍子老頭手使拐棍的是誰？你有幫助就許我不承認。」蠻子就說：「那是吾拘來的本處山神土地。」程士俊說：「沒有那麼回事。你將寶劍、折鐵刀俱都放下，你一人另盜。再有人幫助，吾仍然不算。」蠻子說道：「程寨主你強詞奪理。」二人正在狡展之時，老道七星真人站在林士佩背後說道：「林寨主，咱們都到了大清國邊界啦，他們實在欺人太甚。您累次失敗，這回還不將蠻子捉住，得回寶劍、折鐵寶刀？捉住蠻子也可一洗從前之恨。您切不可大意，此時不除他，悔無及矣。」林士佩聞聽，合狼牙鑽，說道：「誠然。」遂躡至當中，舉狼牙鑽向蠻子劈頭蓋頂便砸。

歐陽爺閃身軀，折鐵刀接架相迎。二人正在動手之時，七星真人趙昆福又到方成身旁，說道：「方寨主，貧道逃在您的宅院，被老勝英餘黨破了宅院，燒的片瓦無存，皆是蠻子所為。蠻子外號叫火神爺，早早除去，實為綠林道之大幸。程寨主既不攔師兄，還能攔阻師弟嗎？」方成一顛雙戟，直奔蠻子而來，紮胸前掛兩肋。這對畫桿戟分量加重，狼牙鑽六十二斤半，上繃下砸，蠻子喊道：「你們仗仗仗仗重？我的這口刀是借來的，跟你們硬碰，我也不心疼！」狼牙鑽向下一砸，折鐵刀往上相迎，噹啷啷一聲響，折鐵刀飛出一丈多遠。蠻子伸手撤出寶劍，說道：「這回我就不碰啦，這是我朋友的寶劍。這口寶劍神出鬼沒，削耳擦腮。韓殿魁縱出人群，拾起寶劍，一頓足說道：「休矣！」老道問：「怎樣？」韓殿魁說：「半寸長一道裂紋。」老道說：「你看蠻子多損哪，他將你寶刀損壞。乘此時你就過去跟他對寶劍去，程士俊不能攔著。」韓殿魁舉破刀過去，兜著歐陽爺背後就是一刀。先者是單打獨鬥，程爺未攔阻；以後師弟上去，也沒好意思相阻；隨後蠻子又損了韓勝奎的寶刀，韓爺上去助戰，所以不能攔阻啦。此時三個戰一個，惡道一看，沒攔別人，也不能阻我，亮雙劍趕奔近前，加入戰團。要是平常手，歐陽爺可不懼，這四個都是硬手，嗖嗖困著蠻子，一條六十二斤半的狼牙鑽，一對畫桿雙戟，一口折鐵破刀，一對寶劍，俱是能徵慣戰，久經大敵之輩。歐陽爺遂施展平生絕藝，寶劍上下翻飛，遮前擋後，皮襖馬褂踏踏啷啷亂響，工夫不大，歐陽爺熱汗直流。歐陽爺罵道：「混帳王八羔子！不是人物，為何四個打一個？我要拈訣念咒！唔呀，山神土地，使拐棍的，天靈靈，地靈靈，急速快來！」惡道吃了一驚。一看無人答

言，蠻子熱汗直流，說道：「哎呀勝三哥，還不前來救吾？」又沒人答言。此時已三更將過。「唔呀孟老二！還不前來救吾？」三次沒人答言。蠻子又喊：「蕭老三也不前來救我？」蠻子越喊越沒人答言，再喊就沒有人聽他那一套了。

歐陽爺真急了：「哎呀，九頭獅子孟老二！震三山蕭老三！你們兩個人在瓦壘裡避著，看我的笑話！這是鬧著玩的嗎？再要不出頭露面，吾要罵你們倆老王八羔子啦！」

聚義廳正面，大瓦壘中，難壞了屈已從人的勝三爺。兩個盟弟孟二俠、蕭三俠說道：「勝三哥您先別理他，他平生絕藝還沒施展呢，今天倒要看看他的本領。」勝爺左右為難，兩個盟弟不叫答言。狼牙鑽與畫桿戟、折鐵寶刀，這幾宗兵刃，金鍾罩蔽不住，爺萬般無奈，在聚義廳大喊了一聲：「歐陽賢弟不要著急，勝英在此！」飄然而下。翠藍緞子鴨尾巾，上橫紫絨一道，頂門上顛巍巍的一朵黃菊花，肋下襯鏢囊，周圍青緞子臥魚，正當中青緞子一個「鏢」字，懷抱魚鱗紫金刀，銀髯一飄，縱下聚義廳。東敞廳上哈哈大笑道：「蠻子急啦？九頭獅子孟鏢在此。」頭上帶絳紫鴨尾巾，橫著一道紫絨，懷抱七星刀跳下東敞廳。西面敞廳一聲喊嚷：「震三山蕭杰來也！」古銅色的鴨尾巾，懷抱金背折鐵寶刀。三俠飄然而至，四個人打一個的也不打啦，俱各撒兵刃縱出圈子外。蠻子道：「孟老二、蕭老三兩個老王八羔子，不叫我不答話，這樣的戰場是鬧著玩的嗎？」三俠是怎樣來由呢？孟爺與勝爺是在孟家寨預先規定好了的，三更後准到，無庸贅述，惟有蕭三俠的來由，必須表白。歐陽爺自孟家寨帶著太陽起身，臨上船之時，蠻子諄諄囑咐：「三更後不來，勝三哥、孟老二可去給我打接應去。」勝三爺說：「三更一過，愚兄必到。賢弟可要保重些。」蠻子說：「勝三哥，您可別聽孟老二之話。」勝爺說：「你們哥倆有玩笑，愚兄豈能失信呢？」蠻子上船走後，勝爺與孟爺說：「咱們哥倆在什麼時候去好呢？」孟二俠說：「二更之後就不晚。」

哥倆喝著茶，等到定更來天，老家人回稟：「北岸有蕭三爺來啦。」勝爺與孟爺聞聽，不勝之喜，出院來接，船已到南岸。

蕭三爺手提小包袱下了船，老弟兄三位見禮已畢，勝爺說道：「蕭三弟何以獨自來此？」蕭三俠說：「皆因在杭州府遇見金面韋馱張旺、華謙華子阮，叫我連夜前來，言說老道師徒逃亡雙龍山。華五爺說頭一撥三太等已到多時，第二撥蠻子也來啦。蔣五爺在我前一天來的，他卻未至，他行路外行，我多給了船家幾兩銀子，故此後來的倒走在頭前啦。」勝爺聞聽不勝之喜，說道：「吾弟此來，誠可為吾一臂之助也。」又叫道：「三弟你來的甚巧，歐陽賢弟前去盜劍，預定吾與孟二弟更多天必去接應。今三弟你來，適逢其巧，也同我二人前去如何？但是風塵甫息，又要廝殺，亦太難以為情了。」蕭三俠說道：「千山萬水而來，所為何事？豈懼廝殺？吾來也巧，正我之幸也。」

勝三爺說：「叫廚房給你備飯吧？」蕭三俠說：「我在店中打完尖來的，毫不覺餓。」勝爺說：「就此要上船，夠奔雙龍山。」

於是三位老俠客出了孟宅，上船夠奔雙龍山而來。來到雙龍山停船，三位棄舟登岸，在泊船之處，留上記號，三位老俠客陟陔壁山崖，往東面越寨子牆而過。聚義廳前燈籠火把，亮子油鬆，照如白晝，三位老者到西敞廳。三位老者並未留神，南配廳後坡，還有一位石頭呢，這位石爺可看見他們老三位啦。勝爺遂又一打手勢，奔了聚義廳正面，蕭三俠上了西敞廳。二位盟弟不叫勝爺下去助戰，要引急了蠻子，勝爺所以遲遲未能早下聚義廳，此時勝爺由聚義廳上縱下來，孟、蕭二位也下了敞廳，林士佩等也不戰蠻子啦，俱都縱出圈子外。蠻子罵道：「孟二俠、蕭三俠，老王八羔子，不叫勝三哥露面。」勝爺懷抱魚鱗紫金刀說道：「程寨主，大丈夫說話不能失信。吾與汝擊掌，兩天盜出寶劍，今既將劍盜出，並未過期，何以反覆呢？」程士俊說道：「勝老者，盜劍說的是一個人，為何兩個人前來盜劍？要不然將歐陽的困在仙人洞內，永遠不能出世，忽有一白鬍子石頭打了我們韓老寨主一拐杖。那白鬍老者果是何人？」

勝爺道：「程寨主，我與你盜寶劍，並未說用人相幫不用，前者盜皇上家的萬壽燈，還有四五位幫著呢。自古皆有誓，民無情不立，寨主你是當世的英雄，豈可言而無信，使天下豪傑恥笑？當初漢朝季布一諾千金，人服其信，威震當助，名揚後世，真可謂大豪傑，大丈夫。如今程寨主雄踞雙龍山，天下義勇之士無不知名，威信又豈讓於古人？程寨主你要再思再想。」程士俊臉兒一紅道：「歐陽氏將寶劍交還，自己再盜，必然言而有信。有人幫助那不能算的，白鬍子石頭是何人？如其不然，在下要以武力對待，若贏了我這對畫桿描金戟，雙龍山任憑足下辦理；贏不了在下這對畫桿描金戟，勝老者，你等有來之路，無去之門。你看來到什麼所在？」勝爺微然一笑說道：「程士俊，你以為龍山是龍潭虎穴、天羅地網，據我姓勝的看，不過是彈丸之地，何足道哉！」程士俊說：「不必動唇齒。」說著話，他便抖戟就紮，上手戟夠奔咽喉，下手戟夠奔心口窩，勝爺一閃身軀，刀由雙戟當中向裡便遞，程士俊雙戟一並，勝爺抽刀，翻手奔程士俊頭上削去，程士俊用戟桿向外就繃，二人刀戟相加，一位是刀法精奇，一位是戟招絕倫，棋逢對手，將遇良材。惡道走到林士佩面前道：「林爺，您都不能再見八大名山的英雄啦，程士俊與勝英正在大戰之時，您過去加人雙戰勝英，讓他輕者帶傷，重者廢命。」林士佩說：「我弟搶陽門勝，怕他不允。」老道說：「師兄弟有何不願意？咱本山的英雄八九十位，勝英他們四位石頭兒，去一個，香爐短一個腳。前次群英會，蔣伯芳一棍幾乎要了林寨主之命，至今傷痕尚在，您就忘了不成嗎？」林士佩聞聽，不亞如刀紮肺腑，一伏腰，合著狼牙鑽雙戰勝爺。那邊孟二爺握刀喝道：「小兒林士佩不要雙戰，孟二在此。」語畢，一舉七星刀擋住林士佩。七星真人趙昆福道：「韓老寨主，方寨主，你們二位一位家敗人亡，一位壞了寶刀，此時不報，復等待何時？你們二位就此過去，一位戰勝英，一位戰孟鏢。」方、韓二人向圈裡一走，蕭三俠擋住韓殿魁，蠻子說：「吾也歇過來啦。」舉寶刀敵住方成。七星真人對雙龍山眾人道：「他們沒人了，我不知雙龍山的寨主哪位藝業高？藝業高的可出來十二位，向前幫助，四人打一箇。其餘的寨主在聚義廳門外亮傢伙圍住，再調二百名長箭手，遮住聚義廳四外，哪怕三俠與蠻子上天入地？今夜晚殺勝英、剋孟鏢、刺蕭杰，將蠻子亂刀分屍，給綠林道永除禍患。眾寨主若不聽貧道之言，必至山破人亡。偌大的蕭金台、蓮花峪，可為前車之鑒。眾寨主若聽貧道之計，尚可保全此山。」眾寨主只可依老道之計，挑十二位武藝高強的，每三人加入戰一人，四個戰一個，其他二十多位在聚義廳院中麵包圍。又有人調一百名長箭手、一百名弩弓手，二十五名弩弓手在東角門外，二十五名長箭手、二十五名弩弓手在西角門外，二十五名長箭手和弩弓手，分在聚義廳後面、聚義廳北面，二十五名長箭手，在聚義廳南面，弓上弦，刀出鞘，四面八方，團團圍住。勝三爺的刀，不能碰程士俊的兵刃，又上去三個飛賊，四個打一個；孟二爺的七星刀，也不能碰林士佩狼牙鑽，又上去三個飛賊，也是四個打一個；蕭三爺的金背折鐵寶刀，對韓殿魁的折鐵刀，尚未分上下，又上來三個飛賊，四個打一個；歐陽爺方歇過來，戰方成未卜，也上來三個大盜，四個打一個。工夫一大，三俠臉面之上，俱見汗跡。蠻子眼神好，一看四個打一個，好幾十個大盜，將聚義廳院中圍繞，長箭手、弩弓手，四面也圍住，蠻子說道：「可了不得啦，長箭手都圍上聚義廳啦。」此時聚義廳前梨花亂舞。老道在西北角，念了一聲：「無量佛，勝英命將休矣，三俠與蠻子決無生路。」

此時好幾百號人，俱都鴉雀無聲，忽聽得山口一陣喧嘩，有一位驚天動地的大英雄，撞進頭道山口。山口東西俱是鬥雞崖，四五十名嘍卒在高阜處看守，萬馬千軍難進，卻被此人闖入。嘍卒們喊道：「石頭在手中拿著，他進山還得出山，回頭再砸他眾嘍卒。」這麼一喊，哪知道這位進山不出山，頭道山口白費事啦。來到二道山口，亂箭齊發，此英雄亮棍撥打雕翎，長箭手管遠不管近，此英雄來到長箭手的面前，用棍向兩下一分，打倒五六個，只打得落花流水，死屍橫躺豎臥。撞入三道山口寨子門，有一家頭目，率領削刀手，掌中一口雙手帶，此人年在三十來歲，墨青的壯帽，墨青的短靠，黑中透煞的臉面，向前一進，與蔣五爺打了一個對頭，雙手帶擡頭蓋頂照著蔣五爺就劈，蔣五爺用棍一繃，雙手帶飛出一丈多遠去，翻手又是一棍，正打在太陽穴上。四五十個削刀手被蔣五爺打得亂跑，蔣五爺如人無人之境，打進了寨子門，撞入東跨院聚義廳外。

五爺一看，東角門外有幾十名嘍卒，抱著弩弓匣，後面初扣搭弦雁翅排著，對著東角門。嘍卒都有準備，淨留神三俠與蠻子，面向裡觀看，蔣五爺由背後出其本意，亮銀盤龍棍橫掃，打倒二三十個，餘下的向南跑，蔣五爺追到南邊，連南邊的五十名長箭弩弓手，也全都打跑；由南面又向西打，將西面的五十名長箭弩弓手也全都打走；由西又打到北面，二百人死傷了有一多半，跑了有

一少半。由聚義廳後縱下聚義廳，由後坡縱到前坡，橫棍往下一看，四家賊寇打一個，聚義廳前地方廣大，四外有五六十人，刀槍劍戟，氣勢洶洶。蔣五爺一看，有四家飛賊圍著勝爺，又四家飛賊圍著蕭三俠，英雄不由的眼睛發紅，提高聲喊嚷，聲若銅鐘：「勝三哥，孟二哥，蕭三哥，歐陽兄！你們不要著急，飛天玉虎蔣伯芳來也！」大眾回頭向聚義廳上一看，蔣五爺週身上下猶如血人一般。老道一看，驚魂失色，念了一聲：「無量佛！」張德壽屎尿滿褲，太倉三鼠黃花魚的徒弟專溜邊，四個打一個的也不打啦。本山的眾寨主喊道：「蔣伯芳來啦！一條棍縱橫十四省啊！」金面太歲程士俊說道：「眾位寨主，千萬不要喧嘩，無論何人，我也不怕。蔣伯芳項上沒有三頭六臂，我鬥的就是蔣伯芳。你們這樣豈不失了英雄的本色嗎？」

再說這位蔣五爺的來由。此時山口外邊還有五位。皆因為孟宅遭人起身，趕杭州路上找鏢行之人，這六位坐著孟家的船來到北岸，蕭銀龍與楊香五把金頭虎扔在後邊，金頭虎奔東北，這五位夠奔西北。五位英雄遇水乘船，遇路乘車，但有一件，建寧府地面水地多，黃三太五位向前行走，前面大江阻路，水旱路口可全都有船，來到江沿，眾人僱船要到北岸去，五個人上了船，船家說道：「天色已晚，您看西北天氣都黃啦，這道大江十八里地寬，恐怕出險。您願意住船上也行，住旱地南岸也行。」正在說話之際，楊香五叫道：「黃三哥，咱們不用僱船啦，您看前面來了一隻大船，船頭上是蔣五爺。」楊香五遂大聲喊道：「蔣五叔這邊下船吧！」蔣五爺由船上縱到旱岸。

楊香五說道：「您來的真巧。」蔣五爺說道：「你們上哪裡去？」

楊香五說道：「我們正在找您去。」蔣五爺說道：「此事怎麼這們巧呢。」楊香五就將雙龍山盜劍之事，從頭至尾說了一遍。

」

盜得出來，得武力對待；盜不出來，也得武力對待。此山之賊武藝超群，非有五叔與孟金龍及劍客大腦袋不可。您這一來，豈不是太巧啦！」爺兒六位在江沿岸上小飯鋪吃了點東西，爺兒六位吃完了飯，開發了飯錢，急速起身，到了孟家寨，已然天交二鼓。孟家寨有兩隻渡船，晝夜渡人，爺兒六位上了渡船，到了南岸，夠奔孟宅，老義僕前來接待，將六位英雄讓在書房。

老義僕說道：「黃昏時候歐陽爺盜劍去啦，定更來天，蕭三爺也來啦，不到二更來天，三位俱都去到雙龍山與歐陽大爺接應去了。」蔣五爺一聽，每人喝了一碗茶，遂由孟家寨起身。蔣五爺問道：「坐船多遠？」老人家說道：「坐船六七里地，旱路十一二里地。」蔣五爺說道：「我們走旱路吧，用渡船先將我們送出水路就行啦。我們走旱路，較比坐船也不慢。」於是將六位英雄用渡船送到北岸，下了船再向東去，到了雙龍山的山口，三更天，北山坡修理得齊整非常。蔣五爺說道：「咱們爺兒六個進山口。」銀龍說道：「蔣五叔，山頭有嘍卒把守，萬馬千軍打不進去。」蔣五爺說：「三十來丈高，由上頭要往下砸石頭，金鍾罩也不行啊，我怎麼進去？」蕭銀龍說道：「我有一個主意，您打西北面樹林交雜之地，出其不意，向山口裡闖，容他們拿起石頭來，您就到他們近前啦。」蔣五爺說道：「危險哪，金鍾罩砸上骨斷筋折。」蕭銀龍眼珠一轉，遂說道：「五叔，要是裡面打上，可就是這個時候，進去晚了恐怕往返徒勞。憑你還怕石頭嗎？」蔣五爺氣向上一撞，勒十字絆，繃英雄帶，提了燕雲快靴，一合盤龍棍，一伏腰撞進山口，容門雞崖卒看見，已經來到切近啦。闖頭道山口，頭道山口大聲喊叫：「二道山口留神！撞進頭道山口啦！」二道山口之人一見了五爺，亂箭齊發，蔣五爺撥打雕翎，闖入二道山口，來到聚義廳，又打散了四面的長箭手、弩弓手。

蔣五爺來到聚義廳前面一看，四個賊打一個，不由的可就眼紅了，兜丹田大聲喊叫，縱下聚義廳，這才應了赤練雙眉大開殺戒。群雄一喊，程士俊這才攔阻眾人，遂說道：「我鬥的是蔣伯芳。」蔣五爺已到程士俊面前，程士俊雙戟紮胸前掛二肋，蔣五爺用棍一繃，咯唧唧繃開雙戟；程士俊霸王摔雙戟，向下一砸，蔣五爺鐵門門一迎，噹啷的一聲，碰出雙戟。蔣五爺野雞抖翎，照定程士俊砸去；程士俊一橫戟，噹啷啷火星子冒起多高。二人見面，先來了一個三碰，程士俊心中思索：「綠林道提起蔣伯芳，聞名喪膽，今日一會，才知道真是力大無窮。」程士俊思索至此，留神小心。蔣五爺施展六十四棍，比前三年精熟數倍，亮銀神棍、達摩傳八棍、出手左右舉、火燒天八招，前八棍雷風震動，後八棍斗轉星移，盤龍棍珍珠點穴八招，抱月棍老君坐禪，護身棍隨體亂轉，得勝棍妙法無邊。